



之尺定律與此界笛同二者必唐一得也若德其黍用房
廣法為律以考之其為至當不疑矣真黍一桴二米者

二

世言王朴為樂而不知樂之壞自朴始也初太常鍾磬皆
無疑識用橫黍尺制律命其鍾磬而誌刻之 太祖患樂
太高和峴用影表尺才能下律樂比唐為高五律矣今太
常鑄鍾最大者聲中唐之黃鍾誌刻乃卞林鍾餘鍾率皆
如此李照則多鑄鑿田鍾以合其律而鍾磬又不如朴時
雖非大聲而其器完也惜哉

三

君實與予莫逆之友也惟議樂為不合君實以胡瑗一黍之廣為尺而後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為律而後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圍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為十分三厘八毫矣以其不合又變而為方分其差謬處不可一二數也以律生尺者九十分黃鍾之長加十分以為尺凡律皆徑二分圍九分長分積實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積實相通之往在館閣時失於同舍周舍莫然決遂變砮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一十年君實西京為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

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多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謹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邪將戲謔邪抑遂莫所執不欲改之邪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戲謔矣並東齋記事

鼓

周禮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數不見於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數有多寡等教理或然也必漢時尚然所康成云也幾面鼓猶言幾面兩車區宅幾壘田也而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圖以狀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

既不可考擊乃於縣內別置散鼓國朝仍之郊宗廟
設而不作景祐中馮章靖公言雷鼓靈鼓路鼓並當考擊
而散鼓請準乾德四年詔廢不用然言不鼓之制非是甚
可怪也東齋記事

二

吾聞羯鼓序錄羯鼓之聲大透空碎遠極異衆樂唐羯鼓
曲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泉之曲予在廊延
時尚聞其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孫奏事回有旨令
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
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帝與李

龜年論鼓云杖之槩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為藝可知矣

三

唐之杖鼓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
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帝宗開府皆善此鼓其曲
多獨奏如鼓笛是也今是杖鼓常時只打拍鮮有專門獨
奏之妙鼓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
交址乃是杖鼓曲也並筆錄

琴

一

秀水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琴徽碧絃石為軫製作精

巧音韻清越中刻李陽冰篆三十九字其畧云南溟夷島
產木名伽陀羅文如銀屑其堅如石遂用此作臨岳沈括
筆談朱長文琴譜皆著此琴即唐相刑公李勉所製響泉
之名見勉本傳元祐末智和死州狀其事臣送尚書禮部
符太常收管好事者時時取鼓之非他琴比也

二

錢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
惟至公正音清韻高右月澄名苦風勁環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
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書
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治內書真元十

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聲極清實山莊聖與名知琴
在少錢塘從振借彈酷愛之後三十年聖與官太常振姪
述訪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遂卒其妻二十千鬻於僧
清道轉落中於太一道士揚道英久之聖與以五十千
求得之或以為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
莫可辯又不知士雄何人也並澠水燕談

三

盧氏雜說韓皋謂稽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儉
輦皆自廣陵敗散言謂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
散以予為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嵇淡序引之類故潘岳

笙賦輒張女之氣，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曲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附為義耳。

四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惟都盡聲始發。越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措，而其聲愈清。又嘗見越人陶遵真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材木也。聲極振，其僧智和有一琴，琴徽碧紋石為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畧云：南溟夷島山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為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

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諭也。投荒錄也。

瓊管多焉，構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即呿陀也。並筆談

鍾

國朝雅樂即用王利所制周樂。太祖時和現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作樂之難者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

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太王侍讀洙身尤短小
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
不用

二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皆徒
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鑄馮裕得古編鍾板一枚
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粵
朕黃祖寶酥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實用叩其聲與王
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
博市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

下垂叩之掩鬱而不揚其鑄鍾又長角而震掉其聲不知
者作佗即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
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以其樂
亦尋廢不用並歸田錄

三

今太常鑄鍾皆於角本為組謂之旋蟲側之皇祐中杭州
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匾而短其故長幾半寸大畧制度
如鳧氏所載唯角乃中空角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
考其制亦似有義角所以中空者疑鍾廉自其中垂下當
衡角之間以橫括掛之橫粘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

簞之簞文從竹從角則僅平空角半以上微小者所礙橫括以其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衡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似蟲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鍾鑄按之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角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角俱實則衡小於角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橫於中也則宜有衡義實角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鍾則實其細紐不何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旋轉則鍾常不定學者安能常當其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詳從家藏之

磬

獨異志云唐承隋亂樂簞散失獨無徵音李嗣微密求得之聞琴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以補樂簞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為磬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砧裁琢為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為宮徵嗣真必嘗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為之既云裁為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
 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
 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求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為
 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悞
 然者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
 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誣之甚也

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生施八八為五八八為五者
 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

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為伍之謬也或曰律無
 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五說皆然至蕤賓清
 宮生大呂清宮又當耳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
 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為陽律隲呂自午至亥為陰律
 陽呂 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以方之律
 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如中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常為主
 陰常為賓蕤者陽至此而為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
 至于中呂而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
 陰紀蓋中呂為陰陽之中子午為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
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
於卯^得二十七歷子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
陽合得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
體筭立成法耳別何義為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由
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朽
弊擣帛杵不識持歸以示隣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
何物後有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
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胫骨也鄉人皆喜築廡祭之謂
之胫廡班固此論亦近乎胫廡也

凱歌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
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廊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
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之^十二州別分子持打衙
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
黃河萬里^人盡漢歌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而去作恩
波其三^馬鳥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然單于彎弓莫射雲
中鴈歸雁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潭如錦綉堆銀裝背鬼
打團回先交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
涼不用圍蕃家搃待納王歸城中半是關西路種猶有當

時乾吃見

乾一作乾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雨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樂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楣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

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
知孰是並筆談

二

歐陽公歸田錄論王霓裳調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余嘗觀唐人西域記云龜茲國公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自龜茲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馮淮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以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腔同按之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則知霓裳亦來

自西域云出西清詩話

拋球曲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球山陽蔡澠為之傳叙事其甚詳有拋球曲十餘闕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闕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綉球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裯操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球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歌曰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為陽阿薤露

又為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知其義其曰家有歌於迎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知者止於數人則為不知歌甚矣故王以此自况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明其俗豈非大謬也襄陽其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無復有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然也此郢也

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闞宜中為商公泂漢泂江符入
郢王在諸宮下見之泂漢至于夏口然後泂江則郢當在
江上不在漢上也又王在渚宮蓋在郢也是始都丹陽在
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郢皆在今江陵陪中杜預注左
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
云南登沔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沔南即古之郢都也
又謂之南郢

歌舞

古人飲酒皆以歌舞屬獻壽尊者亦往往歌舞長沙王小
舉袖云國小不足回旋 太宗亦自起舞屬群臣古人淳

質舞以達歡欣不必合度孫好古人人可為之不羞不及
也張燕公詩去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
語摠成詩又云要湏回舞袖拂盡五松 後涼風起吹
人舞袖回 舞者曲折益盡竒妙非有師 可

觀故士大夫不復起舞矣或有善舞者又以其似樂
為古人之歌亦復如此節奏簡淡故三百篇可以吟詠
緣時未有新繁聲 是可喜自新變聲作日益繁靡欲令
人疆置繁聲以三百篇為勸何可得也隋以前南北朝舊
曲猶頗似古松公莫舞丁督護之類豈不簡淡自鹿以來

此等曲解大復不入聽矣人但知思聞古韻詔夏之類直恐見之未能忘味也胡稷善琴教人作采蘋鹿鳴等曲稍曼延其聲傍近鄭衛雖可聽非古法也近世樂府為繁聲不已又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骨不從容一唱三歎矣大學諸生承胡先生之教許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然所奏唯鹿鳴采蘋數章而已諸生因緣為鄭衛聲聞者疑之或以相問有戲之者此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劉貢文詩話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

典禮音律

笛

一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使易持此說也笛安可為馬適適管古人謂樂之管為適故潘岳笙賦云修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二適五音皆具當適之上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二

笛有難笛有羗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箎篴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羗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為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音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皆周孔笙師注杜子春云邃乃今時所吹五空竹邃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邃不應有並孔則子春之說亦未為然今三禮圖畫邃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雖有典據

雷聲

五音宮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為律從為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以為事物則或過於君聲無嫌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應徵羽以律應如變徵則從變之聲以讀笑隋柱國一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為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調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為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二載始詔法典與胡部合奏自此樂

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法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
部者為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永以成曲謂之協
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
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
且樂亂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
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
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田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
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及^乃以詞曰填入曲中
不復^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此始然正元元和之時為之者
以多亦有在涯之於^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

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只是詩
而時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是云張泌所為莫知
孰是也今聲詞相從惟里巷闌歌謠及陽閣擗練之類稍
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
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調樂聲而歌怨調
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曲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二

古樂有三調聲為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
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焦殺惟道
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皆樂不復辨清平側聲但

比他樂特為煩數耳

三

虞書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以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夔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為樂者文備而實不足樂師之志生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者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氣樂成於心然後宣於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四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灾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莫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技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仍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章鼓之技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氣未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傳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五

前世遺事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
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笑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
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於
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
四調內黃鍾大簇林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
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稹
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
生徵徵絃上生商上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
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為準
商韻依我磬聲是也今人苟間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
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於今樂全不同唐人
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云而新聲大
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一六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凡太簇微下却以凡字
當宮聲此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大体又高教坊
一均以來唯北樂聲此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
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七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二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

各具宮商角羽^徵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
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
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畧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都
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
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十二律
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
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
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
字近姑洗^蕤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
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為
黃鍾清高凡字為大呂清下^五無字為太簇清宮^高五字為夾
鍾清^清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
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
皆能言之此便不備載也

八

古法鍾磬每簾十六萬^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一律有
黃鍾之簾有大呂之簾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
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古之人名琴
或謂之清徵或謂之角^清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
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素雙詞琵琶絃輒有聲應之

奏他調則不應實之以為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偏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為怪此常理耳此聲樂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筆談錄

九

元豐五年七月命劉凡范鎮定樂八月凡言太常鍾聲三等王朴一李照二胡瑗阮逸三王樂聲太高 太祖皇帝

所常言不待論而後明

仁宗皇帝景祐中命李照定樂

乃下律法以取黃鍾聲見時人習舊疑其太重照樂由是
不用皇祐中瑗逸定樂比王朴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
鍾或議其壽矣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然王
朴鍾磬太高聖人作樂必紀中和之聲所以道中和之氣
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
其言乃中和之謂也乃請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又
禮官揚傑言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
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
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 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

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足以摧量八音使律呂皆以人聲為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過其聲故先儒云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做人非人倣樂請詳人樂以歌為本聲必依永律必和聲元豐聖訓

乾德樂

乾德四年 禮樂節刊正漸備有司奏其闕典但少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按樂禮朝會登歌用管 郊廟 瑞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 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

德升聞天下大定之舞率從其請 玉壺清語

乾德四年詔太常寺大廟會復用二舞先是晉天福末戎虜亂華中朝多事遂廢之至是始復是歲冬至御乾元殿始用雅樂登歌 目朝事始

馮善善琵琶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 貌山立其子言特浮俊無

檢為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世無及者父貽戒之畧不少悛一日家宴固欲辱之處賤伶人眾執罌立於庭奏數曲罷則以纏頭繡緜隨衆伶給之言置繡緜於左肩抱琵琶

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人大笑於筓回首謂父曰能為言進此伎於天子否凡賓僚飲聚長為不速酒酣即彈罷
罷作詩品然而自謂曰馮三絕及撰昭憲太后謚議舉嘆服玉壺清話

律中生六事

律管假氣之管以銅為之古則以玉為銅王者防人增減令法有失爾用十二管始以黃鍾之律是十一月子律長九寸十分之一圍九分黃鍾帝使伶倫斷嶰谷之竹而吹之為黃鍾水官制十二筩以聽鳳鳴雌雄各六故十二律呂也一於律中生歷所數二律中生聲樂三律中生禮

四度其長短生

寸尺丈引也其法本取律管中實黍

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也五量多少生其量者龠合升斛斛也

先黃鍾之龠實黍中者一千二百粒盛龠中以井水準其

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其

器用銅方寸而圓其外有庇音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

為升右耳為合龠狀似爵以麋爵音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

圓而和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六稱法生平律中取黃

鍾之重一龠容一千二百粒黍重一十二銖兩之為兩二

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鈞四鈞為石也古之為鍾

之法形如環砵為肉孔為好肉厚而好少也鍾者秤之權也都謂之權衡衡即秤衡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同名也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爍濕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焉是故帝^王和如^於聲律謹於^也量慎於法度惟今聖朝能行焉諸國之異制則不混同也陰陽既和時序大順不外於物必納於歸故也曰以利兆民正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也贊寧要言

嘉量

周之用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不實六斗四升積首三萬分

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十龠之實也深尺也若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小寸之尺也圓其外者圓方相得生之數也其屬一寸者深也其耳三寸者深也由是而規圓之以圓函方之法也必以圓而函方者欲其聲圓也必為耳於左右者欲其聲不韻也亦猶鍾之有乳也漢斛之法方寸而圓其外既旁九厘五毫其實十斗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龠之實也不言深之而言方者無尺寸之別也圖圓其外者亦相生之數也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六耳者謂升合耳形無於斛之左右也今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寸深一凡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筭而然也龠其狀

似爵者謂如爵也今之所
深入分一厘亦以方分置筭
也上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為三也斗在下升合為二
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同也今上以圓函方下為
升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合在下而俱
右也今合合俱右上而合俯在耳崇義失之於前而胡授
阮逸踵之於後也夫鬲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
東齊紀事

九鼎

九鼎國之尊寶也古之帝王必鑄鼎然有多例一鑄鼎煉
丹以求仙去如黃帝是也一以為飪熟品鍊如陪鼎以食

是也一鑄鼎象物以作國圖而知天下之美惡如大禹鑄
九鼎是也一奉供宗廟如祭器是也然其取出五金如東
漢灑湖黃金鼎黃帝鍊晉山之銅以鑄鼎則清金也其次
鉄鼎尊卑共用白金無間為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圓食
上謂之鬲注鼎歛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鈇注鼎耳在
表也歛足者謂鬲注鼎曲脚也夏亡則成湯即天子位還
遷九鼎于亳都至大綱而有懋德蓋以呂代君也殷亡鼎
遷于洛也夏都平陽及安邑如夏桀亡鼎遷于亳乃
也此未論夏殷凡幾遷都鼎遷來此地多不明白惟周遷
商鼎分曉焉禹鼎制度則左傳前謂夏方有德遠方圓物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者圖鬼神百
物之形使民逆知之故民人入州澤山林不逢魑魅不若魑魅
莫能逢之則於揚州鼎像章江恠物牛渚磯水府龜虎蝮
鰐蛇蠱蠃皆鑄形書處今揚州之民懸防也故王子年拾
遺云上古鑄鼎器皆圖鸛形出幽州羽山之北人面鳥喙
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其聲似鍾磬笙竽也然鸛
不聞災害圖之奚利郭通曰此不害物出入必兆災福俾
民預知苟鑄幽鼎必圖弁山之暴器也詳其禹鼎不正圖
山川鬼神蓋驚之物抑又每州民戶地里寬狹皆可知也
故後語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注云秦據得

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或問鼎之大小郭
通曰昔周微弱秦武王興兵臨周以求九鼎王患之類率
說齊求救及秦兵退顏率謂齊曰夏亡鼎歸商商滅歸
周其數九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也鼎來齊
必經魏魏豈不愛鼎耶由是觀之鼎大可知也周威烈王
二十二年九鼎震及秦武王有力好力士及平韓取置陽
遂窺周室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武王絕休而率卒可以對舉
之者知其小也或問曰周武王遷商鼎鼎在今汲郡如何
渡河耶通曰如顏率言一鼎用九萬人士卒師徒器械備
具焉詳于時造舟馬梁越明津而至洛必矣雖遷徙至河

南時安置未得所故成王定鼎于^邾鄆城也或問為在朝
廟取通曰雖云左宗廟右社稷凡宮室有東西^廂廟曰廟置
在宮 廟也是以後語謂之發器後世謂之大寶大寶之
器言龜與鼎也或問曰二周^歸何所通曰帝王世紀中秦
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廢赧王取九鼎事頗蒙昧或問曰
漢^{幸垣}桓平何言鼎沒泗水耶通曰秦本記亦云二十八年使
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而已漢武汾陰獲鼎東漢灑湖
獲黃金鼎焉累朝所得^皆制度輕小鼎也梁書何予李隱
述武帝^長請更鑄九鼎曰鼎者神器有國之先也唐貞
觀二十一年六月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受五石三年至天
后朝梓相^桐縣江中獲鼎受十六斛篆文曰王季五百代至
萬歲通^天二年四月勅鑄九鼎成計用青金五十六萬七
百一十二斤焉豫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
斛莫州名武興雍州^名長安兗州名日觀青州名少陽徐州
名車原揚州名江都荊州名金陵梁州名成都惟豫州鼎
大八州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斛鼎上各圖寫本州
產物之象^鐘紹京等題曹廓尺用十萬人牛象等自玄武
門外曳入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面安著^道為^道玄宗開元薛
謙光獻九鼎銘宰臣以豫州鼎銘武后曾制有玄宗御名
便為符瑞請付史館帝 悅焉乾元中三殿上安銅鼎上

津汚流占曰必雨之候果信矣此又小鼎也 贊寧要語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一

宮政治績

諸監鑪鑄錢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鑄錢歲六萬貫江南平增為七貫萬常惠銅少張齊賢任轉運使求得江南舊承旨丁釗盡知信運等州谷銅鉛處齊賢即調發丁夫采之初年增十數倍明年得鉛八十五萬斤錫六十萬斤因雜為鉛錫錢鑄三十六萬貫以釗為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先是永平監所鑄錢用通元寶錢法肉好周郭精好至是雜用鉛錫兼失古制數雖增而錢惡其後信州鉛山縣出

無賴不逞之徒萃於淵教官所市銅鉛數千餘萬斤大有餘羨而銅山所出益多有司議減銅價鑿

銅無莫常十餘萬人采鑿山者稍稍引去饒州官市新炭

不能給鼓鑄分為池州置永寧監建州置永豐監並歲鑄錢

二十萬貫以鉛山銅給之既有所泄價乃復舊而工徒並

集杭州置保興監高寓四監歲鑄百餘萬貫而極盛矣唐天

寶之制絳揚潤 鄂益蔚柳 十州共置九十九鑪鑄錢

一鑪後丁匠三十人每年六月 傳十月作十番一鑪約

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三十斤白臘三千七百九十斤黑鉛

五百四十斤每鑪鑄錢三千三百貫計一工日可鑄錢三

百餘國家之制一工日千餘用銅鉛蠟之法亦異於古其

數雖倍而錢稍惡每擊擲亦多缺予在史局因錄唐制與

今王丞相後歲月有詔暑月諸監減半工蓋主上勤恤之

至也見錄苑

和買絹

符祥初王旭知穎州因歲飢出庫錢貸民約蚕熟千輪一

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令行天下於歲首給

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上供軍糧

國初江淮湖浙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

奏乞立年額乃認詔歲以六百萬斛為定有定即已減數至

今以為常

納牛皮錢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舫四兩建隆中令共納價錢一貫五百文今稅額中牛皮錢是也澠水燕談

內門買物支錢

京師置雜物務買內所頒之物而東內門復字有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鑪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十萬者或云其直尋給而幹當內門內臣故為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師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字號付雜買物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為然其事至今行矣東軒筆錄

預買紬絹

太宗時馬元直為三司判官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豫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於此

河北布糧草用三說見錢之法

河北入中糧草舊用見錢慶曆八年後以茶鹽香藥見錢為四說緣邊用之茶鹽香藥為三說近襄州軍用之見錢商旅不時得錢賤市交鈔而貴糶糧斛由是物價翔貴米豆七百甚者至千錢緣邊所入至少而京師償價倍多其利盡歸於富商矣皇祐二年茶交引舊賣者得錢六十五千至是止二十千者一斤賣三千八百者止得六百鹽賣百千

者止得六十千至三千復更用見錢而今商旅自便買鹽
茶香藥議者謂四說三說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
邊計之薄厚與物價之高下以時而變通之乃可也東齋記事

蠲田畝

江南有國時民田率十畝蠲一畝以充瘠薄退朝錄

歲鑄錢數

國朝初平江南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
一百餘萬貫慶曆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錢
六百餘萬貫

茶利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 權時取一年最
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十四
萬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萬四百
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費外傳淨利五十四
萬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四十四萬五千二十
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數除川茶錢
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
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
七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租錢六十八萬四
千三百二十一貫三百八十緡累經減放至治平二年最

中分收上數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
景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二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攤貨務
五年^各罷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
禁法條貫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團戶買茶公
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罷貼射法
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始是歲罷諸處攤貨務^復依
舊至咸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
九貫三百一十九為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

官本雜費皆在內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
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
犀象二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
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引
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
挾引價前此累^屢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
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
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
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
惡茶乃詔孫奭重議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計勾覆官

句猷等皆與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公鄧公叅知
政事呂許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內
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閣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罰
銅錢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
皇祐三年筭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
勅罷茶禁國朝六權貨務十三山場都買歲一千五十三
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租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
十七貫一十其六權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地占茶五百
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租額錢一百九千六萬
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租額錢三十一
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
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
軍租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岳
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租額錢三十
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州興國軍
片茶五十萬斤無為軍租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
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表池饒建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
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四百三十三斤真州租額錢五
十一萬四千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表池饒建
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散茶共二百八十

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租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
六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抗越衢溫婺台常明饒歙州片散
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場租額錢共二
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
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三十萬七
千二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
茶二十二萬八千三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
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千五百五十三斤賣錢二
萬七千九百九十九貫四百四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
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斤賣錢三萬四千六百二十一貫三
百三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斤賣錢三萬
五千五百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
九千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州王同場
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
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
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三千五百四十貫舒州羅源場買
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十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
百八十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
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
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襟棋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

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
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三

世傳筭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皆謂見錢為一說犀芽香
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耳謂緣邊入
納糧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
分折茶耳後又有并折益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說
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
說便糴為一說往謂之博糴者極邊糧草歲入必欲足常
額每歲自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椿見錢緊便錢緊茶鈔

緊便錢謂水路商糴商旅錢便取便三山場謂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邊

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諸京師筭請慢茶鈔及雜貨慢

錢謂道路貨易非便處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

錢於京師謂領三說先博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

此商人競趨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先足不為諸郡

分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盈衍此良法也

予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在遷不果建議筆談

四

世傳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
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

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怒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
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
不譽之虞也 楊文公談苑

劉晏知物價之術

劉晏知掌國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
一事予在三司時掌行之予東南每歲發運使和糴米于
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頃先具申稟然後視其貴賤則寡取
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此至則粟價已增所以
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
糴粟數高下各為五等具籍于主者 今屬發運司 粟價終定更

不申稟即時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
第一數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二數乃即馳
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
其宜已無枉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
多則損責與遠者若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價粟未嘗
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筆談

稅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正
稅額一定間其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
太重福州則今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翰官之

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乃以減價糴米補之後人往
往疑福欽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
意也 筆談

發運司米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二十萬
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
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
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熙
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儀滑慈
鄭集萬乾儋南儀復蒙春陵憲遼賓壁梅漢陽遂利寧化

清平永康荆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漣水宣化廢縣一百

二十七晉州趙越杭州衛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華州南渭德州

平陵州平黃忠州黃兗州鄒廣州信安陝州石湖城陝河中

西樂巴州其章坊州昇春州銅北京大名莫州鄭長梧州

戎邛州臨梓州永河陽巴滄州表安州武陽象州儀歸

州吳汝州龍懷州武道州永慶州樂瀛州東城順安

高澶州武洛陽武丹州雲汾州考延州金陵明太原平隨

火橫州永宜州古陽潭州汾州儀延州金陵明太原平隨

州光邢州襄平秦州長達州石鼓揚州廣趙州隆雅州

百文同州夏嘉州平河南洛陽福昌濱州招慈州文成

和州保澤

都犀戎州宜綿州高榮州公寧化寧乾寧乾真定靈
建寧辰州麻招陳州南桂州修安州雲忻州定劍門襄
劍漢陽漢恩州清熙州狄河州永衛州新諭州南號
王果州流利州平許州許田奇嵐嵐蓬州蓬冀州新
 涪州溫閬州普復州任潤州陵
筆談

漕河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東京西數路而已河
 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維密以西州郡租稅悉輸汳河
 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清溜合黃河歷齊鄆合梁山灤濟
 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濟水也而

五丈河常若淤淺每春初農隙調發夫衆大興力役已而
 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
 屬意至歲終吳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為常先是
 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
 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為程式金坡遺事

穀粟均配人戶納見錢

皇祐初三司出絹數十萬收市各粟轉運司均配人戶變
 納見錢期限甚促韓魏公以軍儲不乏請滿歲方輸官仍
 克配方郭第四第五等戶鄉村亦聽以斛斗折納於是人
 力舒緩無逼近之憂魏王別錄

詔藩鎮支郡直屬京師

太平興國初右拾遺李幹上言諸道藩鎮所管支郡多遣親吏掌其市征留滯商賈不便詔領寧涇原渭鄜坊延丹陝虢襄坊房復鄧唐澶濮宋豪鄆濟淄單青淄萊沂具冀滑衛鎮深趙定祈等支郡並直屬京師不隸節鎮楊文公說苑

枷三等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為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置杖罪枷十五斤為三等詔可其奏遂為常法澠水燕談

榜刻儀制令四條

孔承恭為大理正太平興國中上言儀制令云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兩京諸州於要害處刻榜以揭之所以興禮讓而厚風俗詔從之處處衛肆刻榜訖今多有焉楊文公說苑

二

孔承恭上言儀制令四條件乞置木牌立於郵堠一日太宗問承恭曰令文中貴賤少長輕重各自相避並記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在承恭曰此必恭戒於去來者互相

回避耳上曰不然借使去來相避止是憧憧於通衢之人
密如交蟻焉能一一相避哉但恐設律者別有他意其精
悉若是 玉堂清話

諸司斷死罪奏案

建隆二年太祖謂宰相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枉法殺
人者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僅廢且人命之至重姑息
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不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
視之奏案自此始國朝事實

法官親節案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

每房給楷書人一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務吏格姦

兼歷試才也筆談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二

官政治績
斷獄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為刑曹所駁壽州有
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
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况其謀殺不當復生其妻邢州
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惟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財產
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
時產乃子物出嫁親乃女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畧
同一失於生死者皆一失於
筆談

陳晉公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名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
晉公閱之第^至三等語副使宋太師^初曰吾觀上等之稅取利
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
惟中等之稅公私皆濟五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為三稅
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貴世言三司使之
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
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陳晉公怒自升朝入於
三司^同為判官既而為鹽鐵使又為置總使洎罷參政復為
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
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
罷樞密使歸班晉公薦以自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而
晉公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者檢尋晉公前後改革興
立事件類為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扁躬至其
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之押字既而萊公拜
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
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華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
則無復有存矣^{東軒筆錄}

張乖崖

張尚書詠再知益州轉運黃觀以治狀條奏下詔褒美時
賊鋒方歛紀綱過肅蜀民尚德擊折之熾嘉^德二州新鑄
景德^大鐵錢利害未定橫議風起朝廷慮之遣謝賓客^賓濟
為西川巡撫上臨軒諭之曰詠之性剛決強勁知之性仁
明和恕知往濟之必無遺策且以朕意諭詠賴知在彼朕
無西顧之憂每事宜與濤協心精議副朕倚矚謝公至蜀
明宣寬詔尚書公抃蹈拜泣拜率從廩並轡撫勞西蜀遂
安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為守因問

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
縣邑宰^希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
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駟傳橋皆道完葺田菜
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
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
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
運使延貴亦閣門祗候皆號能吏也東軒雜詠筆錄

三

垂崖張公詠尹益都日值李順兵火之後郡政未舉因決
一吏杖詞不伏公曰這漢要劍吃彼云決不得吃劍則公

得命斬之以徇軍吏聘^聘昭相顧自是始服公之威信李順
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
釋之不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
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因之逃亡許令
首身猶尚顧望就中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遣
業蜀民由此安居青箱雜記

四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管他部卒致死
獄具奏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曰并接羗胡
州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使卒有輕所部之心
且生事不若杖遣於權宜為使上知法官議不數月果
有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軍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膏狼藉
卽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言向所執為是澠水燕談

五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為群
盜龍猛軍人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有充之慄悍善聞
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曰召鈴轄以州牌印付
之鈴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然
坐無討賊必是欲令詠自行也鈴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
之鈴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

具於城西門上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鈴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牲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下矣鈴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退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鈴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謂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大敗

六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視判其牒曰勤救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於道中殺僧取

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並陳水記聞

王明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師征嶺南為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絕仰給者數萬人湏丁夫負擔無有關者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固守倉庫范蜀公蒙求

劉煥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糧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煥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息逋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踴十倍復獲以所

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煥
權宜之術也東軒筆錄

陶鑑

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北埭謝公
所為集李翱來南錄唐時猶田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北
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唐鑑始議為復閘節水
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
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
百仁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
百石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
囊三百石自後北神名伯龍舟菜萸諸埭相次廢革吳今
為利予先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見臥石乃胡武平為
水閘記畧叙其事而不詳其具筆談

許元

許元初為發運判每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水於
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姦一日元至船塢命拽新造之舟
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纔十分之一自是
立為定額

侯叔獻

侯叔獻為汜縣有逃田及戶絕沒官田最多雖累經檢括

或云定價不均內有一李誠庄方圓十里河實其中尤為膏腴有佃戶百家歲納租課亦皆與族矣前已估及一萬五千貫未有人承買者買魏公當國欲添為二萬貫賣之遂命陳道古命御計會本縣令佐視田美惡而增損其價道古至記閱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獻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千貫何也堅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獻不可欺因以其事告之叔獻嘆曰郎中知此田本未乎李成者太祖時為邑酒務專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佑所損物值價計五千貫勒成價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俵民間預買箭捍鵬翎弓弩之材未幾李重進叛王師征進淮南而預買翎捍未集太祖大怒應火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非預買之人而當時官吏是懼不敢開拆故此田亦在籍沒今誠有子孫見居邑中相國縱未能恤其無辜而以田給之莫若損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為便道姑驚曰始實不知但受命而來審如是君言為當而吾亦有以保相國矣即損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名誠孫俾買其田孫曰實荷公惠奈甚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見佃百戶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戶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廩更為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患無力若使他人得之必遣汝輩矣汝輩比毀宅徹廩離業而去不免

流離失職何若。贖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常為佃戶，不失居業。而西獲所利，耶皆拜曰：願如公所言。是誠孫卒得此田矣。叔獻之為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但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嘆曰：巡檢豈以我為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專其功矣。於是盡推撫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府尹李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見推官判官而去。蘇東

軒筆錄

張丞相

張景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華談

章惇

熙寧七年元絳為三司使，宋迪為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藥而遺火，延燒記府。自午至申，焚傷始盡。方火熾，神宗御西

角樓以觀是時章惇以知制誥判軍器監遷部本監役兵
往救火經由角樓以過上顧問左右以惇為對翊日迪奪
官勒停絳罷使以章惇代之東軒筆錄

邵晔

邵晔知廣州鑿內濠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世
鄉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克衣
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戒密學

戒密學綸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詞公至以
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箠挺絙索比他邑數倍民

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通文語
俾之諷誦以申警視驚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
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因歲月深
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蕪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
率類此江南徃徃有本每歲當時與因約白放汝暫歸祀
其先擲沐蟻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許仲宣

許仲宣青社人三為隨軍轉運使心機精敏無絲髮遺曠
征江南軍中之需當不脩之際曹武惠公故欲試之凡所
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寧不

食耶既膳無噐可乎預科陶噐數十萬夜半爨成食兵將就食果索其噐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為廣西曹士死於瘴者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內附遣使脩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廢詔大嘉之並玉壺清話

陳從信

太宗居晉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官擘輪指

節以代運籌絲忽無差開寶初有司狄奏倉儲止盡明年二月太宗曰語之從信曰但今起程即計往復日數以糧券併支可以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留即預關主司戒運徒先後於倉無淹留之弊每運可減二十日楚泗至京舊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運每運出淹留虛程二十日歲自可漕一運太宗以白太祖遂立為永制一歲晉邸歲終籌攢年費數百萬計惟失五百金屢籌不出一倉頭偶記之晉王一日登府樓遙觀尋種者賞嘆精健令某府庫取金五百與之時從信不^後失告之

承昭

太祖欲開五丈二河以便運載吏督治有承昭者以南
人諸水利使董其役昭承以絙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次
量鍾之濶狹以鍾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達暮合運
若干鍾計鑿若干土總其都數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大
祖嘆曰不如所料索斬於河至訖後止衍九夫上嘉之又
令督諸軍子弟濬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後以防禦使
從征太原晉人嬰城堅拒遂議攻計以革內壯士蒙之為
洞而入須力攻不蹈師老上深憫之且將視其洞
携藥劑菜餌慰撫士卒時李漢瓊為攻城總管挽御衣以
諫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天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

遂罷其幸止行班賚而已既不免又欲增兵承昭奏曰陛
下有不語兵千餘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寤承昭以馬策
分太祖遂曉大笑曰從何取土承昭乞細布囊括土投
上流以塞之不投板築可城巨防用其策投土將半水起
一桑城中危感會大星復晉人間道求契丹援兵適至遂
議班師

魏侍郎

魏侍郎瓘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頽執得一古磚磚面範
四大字云委於鬼工蓋合而魏也感其事大築子城纔罷
詔除仲侍制簡代之未幾僕智高寇廣其城一擊而摧獨

子城堅完民逃於中獲生者甚衆賊退師諱筠州朝廷以
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再知廣二年召還公築城之效自
論允不報有感懷詩曰羸羸霜髮一衰翁蹤跡年來類斷
蓬萬里遠歸雙闕下一身閑在衆人中螭頭賜對恩雖厚
雉堞論功事已空淮上有山歸來得獨揮清淚向春風文
潞公采詩進呈加龍圖閣尹京魏詩甚精處五羊書事曰
誰言嶺外無霜雪何事秋來亦滿頭

錢若水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膏臆決事不當若
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贖銅耳已而果朝廷及上司

所駁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
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言於州命錄事叅
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刻富民父子數人共
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
同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
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
詰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曰謝今數人
當死豈不可少熟觀其獄詞邪留且之旬日知州屢趣之
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諸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
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

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
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手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
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
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
賜也非我也某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
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資以飯
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奏論
其功若水辭曰若水但求獄中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某
本心也且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
嘆服曰如此猶不多可及矣錄事諸若水叩頭愧謝若水

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
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戕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
樞密副使

周諫議

周諫議湛善射弩十發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嘗謂子曰其
法雖由審固亦然自有神用今以架縛弩施箭其上往往
不中至於用人之專無不中的非神用而何湛為鹽鐵判
官三司文帳煩夥吏胥獎欺若不究者為之立勘同法歲
減天下計帳七千道又括天下隱戶三十三萬發其詭號
凡十二種湖南之民掠良人踰嶺賣為奴婢湛為廣東提

點刑獄下令捉搦又令自諫得男女一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世少知之蓋古良吏也

薛簡肅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塚知府亦為之出城置會是時薛簡肅公以二日會于大東門外有戍卒叩鄭龍腦家求屬責鄭即以銀匙筋一把與之既出隨以告人至第二巷尾卒升屋放火殺傷傷人相以都監至捕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即下就擒都監往白簡肅公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却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者

范文公

范文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興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涌公正戒民本州納價每斛三錢給鈔與之俾簽幙者輓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也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簽稟教行為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為厚價所有誘買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文潞公

文潞公謂予言初及第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
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得後見之且言某有婿為縣中巡
檢幸公庇之又言曰某非獨公奉干亦有以奉助某嘗知
其邑戶口衆人猶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景跡人姓名其
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
某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為此人所持來君之未必辨
之矣於是公盡得其姦狀上於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其
次即石務均也初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
適人餽餼執而入縣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餽之館
之於其家而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不中節
歐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
竄然王豈有意害之乎小人自隱如此也至是事敗潞公
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定銀至縣
築多務均之母事以懈尋而王為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
使而務均亦改行自脩終公之任邑中無敢肆橫者以此
見潞公之才新及第以能疾惡而屏除之矣又見王公長
厚而不忘一飯之息也東齋記事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宦政治績

文潞公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渠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騰勝糾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通^通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陶事當須有術也記事

二

傳永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焉^焉民紛然以為邊事未可知

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良糧婦鄉閭間必相聚為盜賊繯遂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事公為樞密使固執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恨已不得去傳永曰陝西緣遂計十歲費七百萬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遂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由是稍蘇陳水記

王文康

王文康法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苛會者劉焯召還與右與非言真宗詔問凌策王其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其值歲少歉慮民為盜故以治之法使

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

程文簡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畧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蜀川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號作士卒民裝鏡鼓簫吹日推平為會民有駿馬者遂遣人取之神欲此馬夫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有不願注者尋得疫病蓋亦有妖術耳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本朝名臣傳

二

夏姝公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有司建

議併合歸一名以者省鐵鈔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為仍舊為便若後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言極趨則致重復此亦善慮思也東齋記事

田况

田况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將進儒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不欺忍時謂張平崔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有之入為三司使金谷利害纖息固不脩舉時有副使不甚曉事京師號為皮燈越以况處事通明號為照天蠟燭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况為稱職也本朝名臣傳

張客省

瀛洲城本隘狹景德中幾為北虜所破自講和之後居民軍營悉在南關張客省元守郡日召郡中高贊戶謂之曰聞君等產業多在南關吾欲城入之然而計工匠接榿之費非十餘萬緡不可成曰苟得圍入大城頭備所用工公令富民自均其數未經旬日不督而集乃命官藉其數募廂軍禁卒以充役既成始奏取旨或曰不俟朝命罪必及焉公曰苟俟中覆而為城必不立矣今興工而後奏俟朝旨允與不允吾築城已過半倘得罪不過半張亢耳民獲百世之利又何疑焉其後城垂就而公坐不先上聞過被

左遷漕司或疑乾沒俾官窮究無毫釐之欺治平中治河朔地震瀛之中城圮因而斷去之今為大郡冠戎苟至亦不可攻圍矣公昔守邠州有兩城守居北城上佐解字器甲軍財之帑皆在南城渡一小澗幾百步方入北城北城可容南城三四公亦先定謀而後開併南入北省守俾者十之三朝廷亦不之罪近時開邊建水利繕城壘必先計已之恩賞厚薄然後為之校乎張公之心亦何異哉倦游雜錄

趙閱道

趙閱道林熙寧中以大資改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十五六州榜踞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踞

令有米者任增價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城都抗越尤著楊文公談苑

王宣徽

王拱辰以宣徽使尹南郡外郭之外築一道通中出入朝廷聞而俾毀之奏曰臣所治當水陸衝要往來賓客旁午或開筵過在城門已闔不敢輒啓恐冒于治法臣開此門道亦設閤鍵以備賓客夜出然踰城甚於啟閤矣

韓稚圭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焚取骨燻寄

僧舍中以至積久弃捐乃已習以為俗韓稚圭鎮并州以官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他古者及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歛葬之禮惟胡夷泊僧尼許從喪禮而焚樞濟民則一皆禁之今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也倦遊雜錄

韓忠獻

韓忠獻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拔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姬人之兒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姓皆訴于州又提刑轉司每勘劾多為申行賂於胥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

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泊韓至又出訴韓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常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視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東軒筆錄

馮譚林特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聽便宜從事不常法吏治率皆以急而京北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手先數鎖林持蓬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又有蔭戶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粮譚錄而杖之於是

民莫敢不趨令譚特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賣
粮若干官為封之湏出塞乃聽食怒嗟之聲滿道既而京
兆最為先辨民無逃弃者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訖人畜
皆死者十八九由是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
諫議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

胡順之

胡順之為浮梁縣令民有藏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
數十頭里正迎其門輒噓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
歲里正當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
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為仇耳安有王民不

肯輸者租乎第往督之及期里正曰不能督順之使手力
繼之又曰不能入使押司錄事繼之又曰不能順之悵然
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
藁塞其門而焚之滅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
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
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滅氏皆懼
服無敢詣府者自是滅氏租常為一縣先府常遣教練使
詣縣順之聞之曰是故款未煩擾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
入駟舍及受駟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
坐徐謂曰教練何官邪曰本州戍員耳曰應入駟乎教練

馭踏曰道中無邸店暫至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
曰道中無芻糧應受之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趨下
謝罪頓之可收械繫獄置暗室中以糞十瓮環其側教練
使不勝其苦因頓之過獄呼曰今何不問我罪頓之笑曰
教練幸勿誣其苦
今日方多事未暇問也繫
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伏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
杖於州頓之笑曰教練使久為我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
州邪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州雖惡之然不能罪
也後為青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頓之力也真宗聞
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

張齊賢

張齊賢真宗時為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
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府所
能決也臣請自致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
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定乃召兩吏趣
從其家令甲家人乙舍乙家入甲舍貸財皆按堵如故分
書則交易之訟者乃在明日奏狀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
能定者

陳堯咨

長安多仕族子弟特縱橫二千石者鮮能治之陳堯咨

府有李大監者先咨舊交其子尤為強暴一旦以事自尋
公府先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安得信吾語言勤至既而
讓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汝家不敢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
汝特贖刑無復耻耳我與爾父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
兄訓之乃引於便中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
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訖桎梏列於市置死
馬其旁肉臭氣中瘡皆死後來者繫於先死者之足其殘
忍如此

向文簡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不許僧求寢於

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
戴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
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入縣矣因夜亡去不敢
循故道走蒙草中忽墮井則婦人已為人所得先在其中
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
治僧自誣云與子婦有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投之
投井中暮夜不覺失之亦墜井中賍在井傍亡失不知何
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賍不獲疑之
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與此人死無可
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妻

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中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妻在婦指示其舍吏就入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其婦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並凍水記聞

包希仁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弟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灑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賊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拯為長吏僚佐有所闕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

二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避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孔中丞

李明公曰孔中丞道輔知仙源縣諸孔汝犯無所容貸

王立

王立字成之維州白海人咸平三年進士第補軍器
官天聖四年為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利得賜物
每歲求入貢者甚衆所過煩擾為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
輸嘉之歷江東南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使并州有群盜
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至并州選巡檢司士五十
人自隨陽云護行裝微詢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
十八人盜賊遂息自河東徙知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
卿為戶部副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
密州秩滿歸卒

王居卿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三
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三過期之三不輸息外每
月加罰錢百分之二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
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刑部郎中王
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
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
所負法錢悉蠲之凡數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
以為愜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闕者甲強乙弱各有青南公身使前

自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也討之果服蓋南方有釋柳以
葉塗勇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熨之則
如槓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內硬偽者不然
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訴差戶長趣趨去南公
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於柱豪
右皆悞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村
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
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為我推究不
別汝曹均分趣之及期盡得冒誕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
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使
說苑

王罕

王罕知譚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獨以仁恕為
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
却之則悖詈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徼者屏逐之罕至嫗
復出左右欲逐之嫗訴本為人嫡妻無子其妻有子夫死
為妾所逐家資妾盡據之嫗累訴於官不得直因怍恚為

狂罕為直其事盡以家資還之吏民服其能

涑水

顧方

丹陽顧方獨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時事之日召邑中父老詢究民間利害及境內士民之善惡善者名而勸之使勿怠惡者諭而戒之使自修又為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為講解誘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千人焉嚮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為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為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祀教

治其民使民之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倚毗陵胡定夫皆為次其事刻石祠中而士夫以詩頌方之遺美者不可勝記余賤不得列其事于史官傳為循吏每以為恨

江翱

江翱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為汝州魯山令邑多曠土連歲枯旱艱食翱自建安取早稻一種此稻顆繁實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種之歲一足食

揚文公

范諷

御史有閻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時若之擬以所執之擬視中丞

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語宣於紳
紳允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
閹吏每声喏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閹吏執事范視之
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名問曰爾挺忽直豈親我之髮耶
吏初諱之再問乃言宮曰昨日見中丞名客親論庖人以造
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字教誠者又數
四大凡獲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
事喋喋之繁每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知任
若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
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劉彛

劉彛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棄子於
道上彛揭榜通衢名人受養日給廣惠食米二升每月一
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一升之給皆為
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天矣開所者一日魯魯公公亮語公曰久
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
不忘也彛曰士之淹^名誦伸亦皆有命今姓各已蒙紀錄
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其之命也魯公嘆曰比來士大夫
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怨君乃引命自
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小月知君之者並身事

劉侑

祥符中有劉侑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廉慎至貧
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牛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
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椽末時騎馬去騎驢未幾真宗祀
汾陰過陝徼野起行在野避不奉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
其所著得贈侑詩上嘆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有廉貧如
此者使名之侑方為江南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陵
縣後每有差除上曰得如劉侑者可矣未數年遷主客
郎中三司戶部判官真宗獎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一詩發
之也